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出版扶持专项

新时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集

回族卷·上

中国作家协会编

作家出版社

新时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集

回族卷·上

中国作家协会编

作家出版社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

总 编 委 会

总 主 编：丹 增(藏族) 白庚胜(纳西族)

副总主编：包明德(蒙古族) 叶 梅(土家族) 乌热尔图(鄂温克族)

总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扎西达娃(藏族) 尹汉胤(满族)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 冯 艺(壮族)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哈萨克族) 向本贵(苗族) 孙春平(满族) 吉狄马加(彝族) 阿扎提·苏里坦(维吾尔族) 阿 来(藏族) 李传锋(土家族) 张承志(回族) 金学泉(朝鲜族) 和晓梅(纳西族) 南永前(朝鲜族) 赵剑平(仫佬族) 哥 布(哈尼族) 保伍拉且(彝族) 梅 卓(藏族) 朝戈金(蒙古族) 景 宜(白族) 鲁若迪基(普米族) 蔡测海(土家族) 潘 琦(仫佬族)

秘 书：张绍锋 郑 函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
回族卷编委会

名誉主编：杨继国

主 编：哈若蕙

副主编：郎 伟

编 委：杨 梓 石彦伟 李进祥

闫宏伟 马 星

展示与起点

丹 增 白庚胜

在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中国作家协会正式推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这项工程得到中宣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旨在按照党的文艺政策及民族工作总方针，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从培养人才、鼓励创作、加强译介、资助出版和理论批评建设等方面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提高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质量，繁荣民族文学创作，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

佳作荟萃，群星璀璨。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一部分，我们编辑出版了“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这是对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成果的梳理和检阅，是我国少数民族发展的大事，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盛事。这套丛书编选了各个少数民族各类题材的代表性作品，集中展示了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景象，也拓展和扮靓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

中华民族，是由我国 56 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文明，是由我国 56 个民族共同构建的；中国文学，是由我国 56 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我国各民族翻身解放，社会面貌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共和国平等一员的 55 个少数民族，都以自己的方式投身于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文学创作是参与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和内容，因而促使各民族的文

学也逐步走向发展、创新和繁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与多梯次的文学队伍正在壮大。目前，55个少数民族在中国作家协会都有了自己的会员。他们有的是本民族的第一代作家，有的是本民族作家群的代表，有的在国内和国际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次入选的作品，是1976年至2011年在国内公开出版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短诗等门类的佳作。长篇小说、长篇诗歌和长篇报告文学则暂列存目，适时另行选编出版。

从语种上看，入选的作品有直接用汉语言文字创造的，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原创后译成汉文的。由于历史文化与生产生活的演变，我国少数民族有的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的曾经有过但现在不再通用，有的有语言而没有文字。文学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是由多重元素构成的，如语言文字、题材、主题、族属、审美心理、抒情方式、风俗画、风景画和哲学宗教理念等。所以，考查文学的民族性要综合多重进行，避免片面性和单一性。从入选的用汉语文创作的作品来看，他们同样表现了本民族的文化自觉，写出了本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具有民族精神”。还有很多生动具体事例都证明了运用汉语言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同样可以创作出优秀的民族作品，同时表现出我们很多少数民族作家深厚的汉语言修养与杰出的才智。所以，提倡学好汉语言、用好汉语言也是提高文学艺术质量所需要的。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需要一种通用的语言来便于相互之间的沟通，增进相互的理解。另一方面，一种语言就是一个博物馆。民族语言文字蕴含着民族心理的密码，承载着传统文化特有的审美方式。它在抒情表意方面，有些地方是极其微妙而难以取代的，况且，我国边远的少数民族牧区、林区或农区广大读者受众，还是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最熟悉、最有亲切感。所以，我们必须积极扶持民族语言的创作，发挥民族语言的优势，推动民族语言的创作。《民族文学》增设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和朝鲜五种文字版本便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在一个国家，有不同语言文字的创作，在一个民族也有不同语种的创作，这种差异更易于张扬文学自由和审美的效能，激活新的审美感受和艺术张力，更容易形成各个类型的作家之间互相激发、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局面，以保持我国文学发展繁荣持续

性的活力，同时更好的保证众多读者多元性的审美需求。没有差异，不会前进；没有差异，不会多彩；不承认差异，不会有平等。肤浅的趋同论，是不科学的，是无益的。它的实质是单一论、终止论。这也是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演进发展所验证的道理。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每一个民族无论其大小，都有为此民族所有，为他民族所无的优秀特质。文学的根脉在本土，文学创作不能脱离精神母体。文学的原创性和民族性源远流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传承性。从当前直到久远，必须重视文学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另一方面，既然大家都有优秀的方面，自然也应该有不如别人的地方，这就决定了民族性的鲜明和稳定是与民族的狭隘保守性相悖的命题。民族文化的自信与书写、开掘与张扬，源于那些积极有价值的珍贵特质。这就要求每个民族的作家都能以宽阔的胸怀和开放的态度，积极学习其他兄弟民族的优长之处，并敢于面对世界，积极进行共同交流，善于取长补短，反思追问，以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创作出具有时代高度和国家情怀，能体现人类共同追求的作品。我国新时期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都鲜明地体现着这样的文学品格。很多优秀作家也有这方面深切的感受和体验。

我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各少数民族的诗人对本民族独特的社会历史的描绘，对独特的心理素质和感情的表达，对源远流长的民族民间诗歌形式的学习和创新，对珍贵诗歌艺术资源的借鉴和吸纳，使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呈现丰富多样的风格与光彩。从诗歌的话语特征上看，当代少数民族诗歌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话语亮色。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我国进入了全球文化的开放、冲撞和交流的时代。优秀的少数民族诗人们，继承传统，扎根本土，放开眼界吸纳有益的艺术元素，趋利避害自由地驰骋在时代拓宽的艺术空间中。由于政治性不再是文学创作单一的标准，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正放开更丰富的眼界，焕发更通达的灵性，使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彰显出更天然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同时，随着世界视野的拓展，诸多带有人类性的艺术体验和诗歌题旨也自然成了少数民族诗歌的书写内容。除诗歌之外，我国少数民族其他题材的文学作品曾相对贫弱。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社会状态和语言等方面的影响，除若干人

口较多、语言文字成熟完整的民族外，很多少数民族曾经几乎没有小说等作品。建国后，随着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随着各民族之间广泛通畅的交流与互动，少数民族小说创作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得到快速的发展。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从边缘进入主流，成为中国文坛的亮丽风景，不仅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得过“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优秀儿童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及“骏马奖”，有些还获得国际上的相关奖项，跻身于世界著名作家的行列。

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祖国的根本保证，是国家在世界崛起的应有姿态。在这方面，文学应该走在前面积极发挥历史责任和主动精神。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并在各方面给予了特殊的扶持。1981年周扬同志就曾说过：“民族文学的书，民间文学的书，要适当多出版一些，现在还是太少”，“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精神文明，文学艺术要发展，少数民族艺术也要发展”。特别是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刘云山同志明确提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促进民族团结和谐、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时代要求。”1991年，赵朴初老先生在看到一篇关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文章后，曾欣喜地赋诗一首：“出题能令亿民思，九派群科念在兹，功德日增凝聚力，灵根长发万年枝。”我们坚信，广大少数民族作家不会辜负党和国家的厚望与重托，将牢记使命和宗旨，以自己的勤奋与才华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优秀作品。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是一个时期成果的展示，又是走向新征程的起点。对于这套丛书，我们坚持科学性、时代性和权威性的标准，怀着使之臻为典藏读本的愿望，进行了认真的组织、策划、编辑和出版。在此，谨向为此付出辛劳的各界朋友致以真诚的谢忱，并对我们的作者和译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2013年11月12日



序 言

杨继国

回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着优秀文学传统的伟大民族。在回族的发展历史上，不仅创作产生了大量丰富的口头文学作品在民间代代传承，而且涌现了数不胜数的杰出作家，奉献了大量在中华文坛熠熠生辉的作品，在中华文学百花园里绽放着独特的风采。

进入新时期以来，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和文艺政策的光照耀下，在各兄弟民族的大力帮助下，回族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民族自觉意识有了新的增强，回族文学获得了骄人的创作成绩，呈现了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新时期回族文学的繁荣首先表现在作家队伍的壮大和创作实力的增强上。衡量一个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首先要看它拥有的作家队伍的阵容。回族虽然有一千多万人口，但由于居住上“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散居全国各地，创作人才产生不易，且很难布成阵势。新时期以来，随着回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上空前的解放，随着民族生活的沸腾激变和民族精神、思想的有力张扬，各地的回族作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而这之前就已经开始写作的回族作家，也焕发了新的艺术青春。在这个需要巨人而产生了巨人的伟大时代，东西南北中的回族作家们意气风发地登上了中华的文学舞台。他们中，既有宝刀不老的文坛宿将，也有正当盛年的



中年骨干；既有英姿飒爽的女中英豪，还有意气风发的文坛新秀。大家胼手胝足，勤奋耕耘，人人矢志握灵蛇之珠，个个奋力抱荆山之玉。有的擅长于小说，有的擅长于诗歌，有的擅长于散文、戏剧、理论，有的则几门兼擅，被称为“全方位高产作家”，从而组成一支门类齐全、阵容整齐，多层次、多梯队、多“兵种”的空前盛大的回族文学大军。这种盛况，在我们这部选集中也有所反映。这是令我们欣慰并自豪的。

其次是创作了大量的回族文学作品。回族作家队伍的质量是以他们的作品为衡量依据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回族作家们爆发出巨大的艺术生产力，创作出版了大量的、难以数计的文学作品。至于在海内外报刊、出版物上发表的单篇作品，恐怕更是灿如繁星，非人力所能计数。因而，在编选这部选集时，我们一方面为回族作家所取得的成绩自豪，心中满溢着丰收的喜悦，但也常常生出遗珠之憾，为篇幅所限不能更多展示一些优秀作品而痛惜。

新时期回族文学的成绩，更表现在作品质量的大幅提高上。归根结底，作家是要用作品说话的。衡量一个民族文学的成绩，是看这个民族为国家、为世界奉献了多少有影响的文学作品，看它是否形成了相对稳定、成熟的民族艺术风格。在新时期回族作家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多么可喜的景象啊！在创作质量上，说新时期回族文学如同拉美文学那样呈“爆炸”之势，也是毫不过分的。

张承志的《心灵史》不但为知识界所热捧，而且走入深山，走入底层，为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所珍藏；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一印再印，不断再版，而长期在读者中盛行不衰；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以其回族所特有的思想和艺术灵光与趣味，获得文学界的高度评价；穆青、郭风、沙叶新、马瑞芳等人的散文、戏剧、报告文学，沙蕾、木斧、马瑞麟、高深的诗歌，都在当代中国文坛占有重要的地位，直接推动了这些文体的繁荣和发展。在这些作品面前，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新时期回族作家的创作，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无愧于我们可爱的人民，也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

同时，我们还欣喜地看到，新时期的回族文学创作，呈现出了自己独



特而迷人的味道，在中国文艺百花园里放射着自己鲜明而亮丽的风采。

新时期回族文学创作的艺术题材是丰富广阔的。漫步于回族文学创作的形象画廊，我们可以惊奇地看到，回族作家们展示了多么广阔、丰富的创作领域啊！从空间上看，既有反映祖国各族人民生活的，也有表现不同地方民族聚居区域内回族人民生活的，更有表现海外乃至世界人民生活的，可谓是包罗万象，蔚为大观。从时间上看，既有反映古代回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人民中英雄人物、重大事件的，也有表现现当代民族人民新的生活风貌和精神嬗变的……文学创作题材，实际上是一个文学表现内容的问题。一个民族文学创作题材的丰富与否，反映了一个民族人民的现实及内心世界的宽阔和丰富程度。这种题材的丰富性，使回族文学像一条波澜壮阔、汪洋恣肆的大河，兼收并蓄，源远流长。它虽不像小溪般澄澈纯净，一眼见底，但却气象万千，雄浑宽阔，从而呈现出无限壮观、无限丰富的博大景象。这正是一个大的民族所应具有文学景象。

新时期回族作家的创作风格也是多彩多样的。在新时期回族作家的创作中，我们看到的是繁花竞放、流派纷呈、风格各异、个性不同的繁华景象。以小说家而论，张承志“曾经相当偏爱抒情散文式的小说叙述方式”^①。后来又宣称：“我一直热爱的是诗”，“倾诉在本质上只能是诗”^②。因而，他的小说作品语言精美、奔放、抒情，韵味浓烈、雄浑、强悍，具有“诗化小说”的创作特点。霍达自称有“含英咀华之好，并雕章琢句之癖”^③，因而她的作品，具有雅致、细腻、传神的艺术特征。而陈村由于比较注重借鉴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技巧，他的作品，就有“冷而热，谐而沉，乱而有序，既是闹剧，更是悲剧，既引人发笑，更令人在苦涩中深思的嘲弄式风格”^④，从而展现出了异彩纷呈、绚丽多姿的可喜局面。新时期的回族诗人，也是各具神采，各竞风流。沙蕾的真诚自然，清雅流丽；木斧的凝练传神，意象纯净；马瑞麟想象丰富，情绪浓烈；赵之洵清淡飘

① 张承志《老桥·后记》，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张承志《错开的花·自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 《穆斯林的葬礼》作者小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④ 引自《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



逸，绚丽轻盈；高深真挚放达，底蕴深厚……从而给人以多样的艺术感受，充分显示了回族作家不同的艺术追求和多样的创作才华。

虽然新时期回族文学创作的艺术题材和作家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但我们仍然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相对一致的艺术特征和美学追求。因而，新时期回族文学创作的成就和进步，还表现在民族文化的自觉和民族风格的成熟上。

衡量一个民族文学成就的标志，不仅仅在这个民族作家队伍和作品数量的多少，还在于这个民族的文学，是否具备了稳定而成熟的文学风格，在这个民族的文学创作中，是否贯穿并体现着民族的文化自觉。世界文学史的发展过程表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文学的发展，都在其纷繁多彩、多元同构的现象中客观地、内在地呈现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创作特征和审美追求。作为中华民族文学的多元有机组成部分和一个独立、客观存在的文学范畴，新时期回族文学的发展，亦呈现出了一种在多彩多姿的状态中占主流的、大体趋同的创作特征和相对一致的艺术追求与审美理想。

在过去，由于经济基础的落后和政治上的歧视，一些回族作家甚至于连自己的族属都要回避，更遑论在作品中反映民族文化意识、表现民族情感了。进入新时期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回族作家们不仅自觉深入民族的现实生活，与本民族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许多深刻反映民族社会生活、表现民族情感、具有民族文化符号的文学作品。就是在一些不是直接反映回族生活，甚至是非回族题材的作品里，也渗透着自己的民族情感，表现出自己特有的民族视角和审美倾向，散发着回族文化特有的灵光和趣味。

例如，张承志、霍达、石舒清小说的表现题材虽然不同，艺术风格不同，但他们的作品，都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回族的精神文化，生动形象地刻画了这种精神文化对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影响，因而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文化神采。再如，沙蕾、木斧、马瑞麟、高深、冯福宽诗歌歌咏的对象不同、题材不同，但他们都抒发的是回族人的感受和情怀，诗歌中散发着强烈的民族精神，从中可以感受到回族作家固有的文化内涵、思维特点和审美特征，从而使这些作品散发着独有的道德思维、直觉思维、神话思维的



特点。正是这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民族风格。从而使新时期的回族文学在中华文学百花园中独树一帜，具有着自己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文化特色。这充分显示了回族作家的文化自觉和回族文学在风格上的成熟，尤显难能可贵。

在新时期回族文学的创作实践中，我们也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创作经验和启示。从回族文学创作多元一体的格局中，我们可以看出回族作家们相对一致的创作追求和审美理想。新疆的回族作家白练说：“作为一个民族作者，着力于发展和繁荣本民族的文学艺术，是义不容辞的事情。”所以，“应责任感的召唤”，“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回族人民的生活”，“而且是尽了力的”^①。甘肃的回族作家马步斗在谈自己的创作时指出：“处于本世纪末和跨世纪的回回民族，受到现代世界的激烈冲撞，比起其他民族的文化心态来，似更有着其独具的特色。在历史的急速变革中，回族灵魂的深层悸动、嬗变是那样深沉乃至酸楚”，“作品里所写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都生活在作者身边。我熟悉他们，了解他们，力求写出他们那令人萦思不已的对于人生况味的品嚼……”^②。北京的回族作家马连义抒发自己的写作理想时说：“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民族，也爱我的故乡。……迄今，我创作的反映回族生活的所有作品，每每都是故乡真实生活的写照，我笔下的人物（除名字虚构外）均确有其人。故乡喂我的是乳汁，我回敬给故乡的是，一个游子深沉的爱呀！”^③ 陕西的回族作家冯福宽更是这样激励、鞭策自己：“面对生我养我的回回民族，我常常琢磨思索，夜不能寐。我是回回民族的儿子啊！我能不把这一切写出来吗？”^④ 因此，新时期回族作家的创作追求和审美理想，从个体的角度讲，是“比生活更美，比自己更美，他会觉得此生因追寻过这样的作品而毫无遗憾，他在感受着自己生命的火焰渐渐暗淡的同时，也满意地看到这生命又在那些作品中活泼地跳

① 白练《白牡丹·黑牡丹》后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马步斗《李家铺外传》后记，敦煌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③ 马连义《人间自有真情在》后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④ 冯福宽《穆斯林之歌》后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起来”的文学最高境界的“美文”^①。而从回族作家的总体来讲，则是“表达着使用者和使用民族的心境、情绪、特定意识、弦外之音、独有的生活、基于传统和文化的只可意会的心理素质”的“传神而有灵性”^②的文字，即民族文学的民族化。

文学的民族化，是一个民族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新时期回族文学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获得了如此显著的成绩，就与回族作家们注重文学的民族化、创作上开始步入自觉阶段分不开。

但是，民族化，并不是民族文学的最高标准，也不是回族作家的最高追求。俄国的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指出：“只有那种既是民族性的同时又是一般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民族性的，只有那种既是一般人类的同时又是民族性的文学，才是真正人类的”。^③因而，文学的民族性，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世界性、人类性结合起来，才是真正民族性的，才是那种达到极致的民族文学的境界。从新时期回族文学的发展和回族作家的文学作品来看，许多作家很好地认识并正确地处理了这一关系。例如，曾经有人用“惊人的真实，惊人的偏执”来概括张承志回族题材的创作，但这并不准确。正如张承志在阐述自己创作初衷时所说的：“但是你们应当做证，这里毫无狭隘。这里含有人、做人、人的境遇、人的心灵世界和包围人的社会、人性和人道。这里有一片会使你感动的、人的光辉。”^④因而，他的这些作品，就具有着更深刻的内涵和更普遍的意义。由于反映了回族人民，而且反映了整个人类对于信仰和精神自由的追求，因而它们发表出版后，不仅受到了回族群众的欢迎，而且打动了许多非回族人的心，有着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普遍的艺术感染力。正是这种态度和精神，才使得新时期的回族文学创作，既带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点，又同步于当代文坛的发展；既具有显著的认同倾向，又超越于自己的局限和习惯性的樊篱，从而呈现为一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多彩多姿、多维、多角、多向发展的可

① 张承志《美文的沙漠》，《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② 张承志《美文的沙漠》，《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③ 引自《民族文学研究》1985年第2期19页。

④ 《心录史·走进大西北之前——代前言》，1991年花城出版社版。

喜景象，这既有力地显示了新时期回族文学的创作实绩，又响亮地宣告了回族作家创作意识的成熟。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新时期的回族文学，不但以其巨大的成就、芬芳的成果盛开于中华文学的百花园中，而且已经以其成熟的姿态，自立于民族文学之林，成为中国文学、世界文学的一道亮丽而独特的风景！





目 录

序 言	杨继国 / 1
-----------	---------

小 说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	张承志 / 3
扬风湾	凌喻非 / 14
“我们的队伍来了”	哈宽贵 / 32
长白山密林里	马 犁 / 45
老“牛倌”新传	马连义 / 58
一 生	沙叶新 / 71
蓝 旗	陈 村 / 78
行 情	马明康 / 104
火 锅	韩统良 / 116
有那样一排白杨	吴季康 / 125
西街小镇	姚金海 / 142
隘 口	白 练 / 151
黄沙黄土	王延辉 / 157
么 叔	马知遥 / 168
斋月和斋月以后的故事	古 原 / 199
季节深处	马宇桢 / 207
清水里的刀子	石舒清 / 219
淡蓝色的玻璃	查 舜 / 227
琴 声	王树理 / 240



筏子客的女人	马丽华 / 250
最后一网鱼	杨英国 / 257
桃花盛开	讴阳北方 / 264
古城乞丐三题	何 晓 / 272
让你打我一回	于怀岸 / 279
掬 脸	李进祥 / 291
碎媳妇	马金莲 / 300
伞	曹海英 / 317
花儿与少年	平 原 / 330
清真明月	马笑泉 / 345
马琳, 马琳	马忠静 / 351
胡 壑	冶生福 / 370
飞翔的鸟	马 悦 / 380

散 文

松坊溪的冬天	郭 风 / 395
祖 父	马瑞芳 / 397
六月茶花	白崇人 / 406
系在钥匙上的铜铃	于秀兰 / 409
梁溪吟苑记	沙陆墟 / 413
哈三大妈的盖碗子	丁一波 / 415
我与侨乡和顺图书馆	白平阶 / 418
开花豆和芸豆饼	谭宗远 / 424
让我告诉你	马 兰 / 427
妹妹的高贵	高 烽 / 431
姨	哈若蕙 / 437
悼绍棠	张宝申 / 444
远归的鸽群	杨 峰 / 446
心灵的驻足	高耀宽 / 450
白鹿洞书院	梁 琴 / 454
上路, 是一种寻圣	毛 眉 / 458